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史記八十四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

正義曰屈景昭皆楚之族王逸曰楚王始都郢是生子瑕受屈為卿因為

氏為楚懷王左徒

正義曰蓋今在左右拾遺之類

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

於辭令

嫺音

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

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

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原屬草藁

索隱曰屬音獨草藁

謂創制憲令之本漢書作草具崔浩謂發始造端也

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

正義曰王逸云

上官

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

一令出乎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

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

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應劭曰離騷也騷憂也又

離騷序云離別也騷愁也

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

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

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踈濯淖汙泥之中

索隱曰濯音濁淖音開汙

音鳥故反泥音奴計反

蟬蛻於濁穢

正義曰蛻音稅去皮也又他臥反

以浮游塵埃之

外不獲世之滋垢矐然泥而不滓者也

徐廣曰矐踈靜之貌○索隱曰矐音

自若反泥音涅滓音淄又並如字

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

紕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浙斬首八萬

索隱曰丹浙水名也謂丹

水之北漸水之南皆為縣名在弘農所謂丹陽浙是也

虜楚將屈匄

索隱曰屈姓匄名音蓋

遂取楚

之漢中地

徐廣曰楚懷王十六年張儀來相十七年秦敗屈匄

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

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

索隱曰鄧在漢水北故鄧侯城

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

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

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

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

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

在位使於齊顧及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

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

徐廣曰二十八年

年敗唐昧也○正

義曰昧莫葛反

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

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

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

其後因留懷王

徐廣曰三十四年入秦

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

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

索隱曰名

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

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

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

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

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智愚賢不肖莫

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
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賢者不忠而所謂賢
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
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
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
井泄不食向秀曰泄者浚治去泥濁也○索隱曰向秀字子期晉人注周易為我心惻張璠曰可為惻然傷
道未行也○索隱曰張璠亦晉人注周易

之不明豈足福哉徐廣曰一云不足福○正義曰言楚王不明忠臣豈足受福故屈原懷沙自沈令尹

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

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

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離騷序曰三閭

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

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

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

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啜其醢何故懷

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

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王逸曰巴淨潔受物之

汶汶者乎王逸曰蒙垢蔽○索隱曰汶汶音門門猶昏暗不明也寧赴常流而葬乎江

魚腹中耳索隱曰常流猶長流也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

蠖乎索隱曰蠖音烏廓反温蠖猶昏憤楚詞作蒙世之塵埃哉乃作懷沙之賦索隱曰楚詞九懷曰懷沙

礫以沉此 其辭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 王逸曰陶陶盛陽貌莽莽盛茂貌○

索隱曰莽音姥○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 王逸曰汨行貌○索隱曰方言曰汨謂疾

行也 眇兮窈窕 徐廣曰眇眩也○索隱曰眇音瞬窈音烏鳥反 孔靜幽墨 正義曰孔甚也墨無聲也言江

南山高澤深視之眇 冤結紆軫兮離愍之長鞠 王逸曰鞠窮紆野甚清淨歎無人聲

也 撫情効志兮俛詘以自抑 矧方以為園兮常度未替

王逸曰矧削度法替廢也言人矧削方木欲以為 易初本由兮君

圓其常法度尚未廢也○索隱曰矧音五官反 子所鄙 正義曰本常也鄙恥也言人遭世不 章畫職墨兮前度

道變易初行違離常道君子所鄙 未改 王逸曰章明也度法也言工明於所畫念其繩墨脩前人之法

不易其道則曲木直而惡木好○索隱曰畫計畫也楚詞職作 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 王逸曰言人質性敦厚心

志志念也餘 如注所解 巧匠不斷兮孰察其揆 正玄文幽處兮矇謂之

君子所盛美也 鳳在效兮雞雉翔舞 徐廣曰效一作郊駟案王逸曰效籠落也

○索隱曰效音奴又音女加反籠落謂藤 不章 王逸曰玄黑也 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 王逸曰離

者也瞽音盲也○正義曰睇田帝反盼也 變白而為黑兮倒上以為下 索隱曰

鳳 鳳在效兮雞雉翔舞 楚詞維作鷺 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 王逸曰忠 夫黨人

之鄙妬兮羌不知吾所臧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 王逸曰言已才力盛壯可

○正義曰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 王逸曰言已才力盛壯可

羌音疆 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示 王逸曰 邑犬群吠

不得成其 兮吠所怪也 誹俊疑傑兮固庸態也 索隱曰尹文子云于

今乃誹俊疑傑固 文質疎內兮眾不知吾之異采 徐廣曰異

是庸人之態也 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 重仁襲義兮謹

索王逸曰 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 重仁襲義兮謹

采文采也 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 重仁襲義兮謹

萬曆二十四年刊 五

厚以為豐

王逸曰重累也襲及也

重華不可悟兮孰知余之從容

王逸曰悟逢也○索隱曰楚辭悟作選並吾故反

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

索隱曰楚詞作

莫知其何故

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

自彊離潛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

王逸曰象法也

進路北次

兮正義曰北次將就

日昧昧其將暮兮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

曰娛樂也大故謂死亡也○索隱曰楚辭含憂虞哀作舒憂娛哀娛音虞娛者樂也

亂曰

索隱曰王師叔云亂者理也所以發理辭

指總撮其要而重理前意也

浩浩沅湘兮

正義曰說文云沅水出牂牁東北流

入江湘水出零陵縣海山北至入江

按二水皆經岳州而入大江也

分流汨兮

王逸曰汨流也

脩路幽拂兮

索隱曰楚詞作幽蔽也

道

遠忽兮曾咎恒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

不可謂兮

王逸曰謂猶說也○索隱曰楚詞無曾咎已下二十一字

懷情抱質兮獨無匹

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

王逸曰程量也

人生有命兮各有

所錯兮

王逸曰錯安也

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

索隱曰楚詞余並作予

曾傷爰

哀永嘆喟兮

王逸曰喟息也

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

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為類兮

王逸曰類法也○正義曰按類

例也以為忠臣不事亂君之例

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

應劭曰汨水在羅故曰汨羅也○索隱曰

地理志長沙有羅縣羅子之所徙荆州記羅縣北帶汨水音覓○正義曰故羅縣城在岳州湘陰縣東北六十里春秋時羅子國秦置長沙郡而為縣也按縣北

有汨水及屈原廟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

者

徐廣曰差或作慶索隱曰揚子法言及漢書古今人表皆是景差今作差是字省耳以徐裴鄒三家皆無音是如字讀也

皆好

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

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自有餘

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
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
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索隱曰吳姓史失名故稱公治平為天下第一
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為廷尉廷尉乃言
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
賈生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
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
為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賈
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

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

色尚黃數用五正義曰漢文帝時黃龍見成紀故改為土也為官名悉更秦之

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

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為賈生任

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正義曰絳灌周勃灌嬰也東陽

侯張相如馮敬時為御史大夫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

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

為長沙王太傅索隱曰誼為傅是吳芮之女孫差襲長沙王之時也非景帝之子長沙王發也荆州記長沙城西北

隅有賈誼祠及誼坐石牀在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

長又以適去徐廣曰適竹革反韋昭曰謫譴也意不自得及

度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其辭曰共承嘉惠兮張晏曰共敬也俟

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

索隱曰造音七到反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

鸞鳳伏竄兮鳴臬翱翔索隱曰竄音七外反闕茸尊顯兮讒諛得

志索隱曰闕音天臬反茸音而隴反字林云闕茸不肖之人也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索隱曰胡

廣云逆曳不得順而行也倒植賢不肖顛倒而易位也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索隱曰

隨夷涵兮跖躡廉一句皆兼兩人莫邪為頓兮索隱曰吳越春秋

隨下隨夷伯夷跖盜跖躡莊躡也莫邪為頓兮索隱曰吳越春秋

劍二枚一曰干將一曰莫邪索隱曰吳越春秋鉛刀為銛徐廣曰思廉反

錫也銛利也音干嗟嚶嚶兮生之無故應劭曰嚶嚶不自得意

幹棄周鼎兮而寶康瓠如淳曰幹轉也爾雅曰康瓠謂之甌大瓠也應劭曰康容也幹音筦筦轉也康空也

○索隱曰幹音烏活反鞅音五列反李巡云康謂大瓠瓢也騰駕罷牛兮驂蹇驢正義曰罷

驥垂兩耳兮服鹽車索隱曰戰國策曰夫驥服鹽車上太山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下車哭之也

章甫薦屨兮應劭曰章甫殷冠也漸不可久劉向別錄曰因嗟苦先

生兮獨離此咎訊曰李奇曰訊告也張晏曰訊離騷下竟亂辭也○索隱曰訊音信劉伯莊音素對反訊

猶宣也重宣其意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堙鬱兮索隱曰漢書

周成解詁音碎也其誰語鳳漂漂其高滯兮索隱曰夫固自縮而遠去

襲九淵之神龍兮鄧展曰襲重也或曰襲覆也猶言察也○索隱

下故云九淵沕深潛以自珍徐廣曰沕潛藏也亡筆反彌融爚徐廣曰一云

義曰顧野王云彌遠也融明也爚光也以隱處兮徐廣曰一本云彌

索隱曰案徐所注蓋二本總不同也蘇林云偃音面應劭云偃背也

懶水蟲害魚者以言背惡從善也郭璞注爾雅云似鳧江東謂之魚鵠

夫豈從螳與蛭蟻

漢書螳字作蝦韋昭曰蝦蟇也蛭水蟲蟻丘蟻也○索隱曰螳音蟻漢書作蝦言爾然

絕於螳蟻况從蝦與蟻蛭也蛭音質蟻音蚘○正義曰言寧投水合神龍豈陸葬從螳與蛭蟻

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驎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

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

蘇林曰般音盤孟康曰般音班或曰盤桓不去紛紛構譏意也○索隱曰尤謂怨咎

也亦夫子之辜也

索隱曰漢書辜作故夫子謂屈原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鳳翔逝之故罹此咎也

九州而相君兮

索隱曰騏音且知反謂歷觀也漢書作歷九州

何必懷此都也鳳皇

翔于千仞之上兮覽德輝而下之

索隱曰言鳳皇翔見人君有德乃下故禮曰德輝動

乎內是也

見細德之險微兮搖增翩

徐廣曰一云遙增擊也

逝而去之

正義曰搖

動也增加也言見細德之人又有險難微起則合加動羽翩遠逝而去之

彼尋常之汗瀆兮

應劭曰八尺曰

尋倍尋曰常○索隱曰汗瀆也瀆小渠也

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鱠兮

如淳曰大魚也鱣曰鱣魚無鱗曰近腹下

固將制於螻蟻

索隱曰莊子云庚桑楚謂弟

螻蟻能苦之戰國策齊人說靖郭君亦同案以喻小國暗主不容忠臣而為讒賊小臣之所見害也

賈生為長沙王

太傅

正義曰漢文帝年表云吳芮之玄孫差襲長沙王也傅為長沙靖王差之二年也括地志云吳芮故城在潭州長沙縣東南三百里賈誼宅在縣南三十步湘水記云誼宅中有一井誼所穿極小而深上歛下大其狀如壺傍有一局脚石床容一人坐形流古制相承云誼所

三年有鴉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鴉曰服

晉灼曰異物志有山鴉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域○索隱曰鄧展云似鴉而大荆州記云巫縣有鳥如雌雞其雄曰鴉楚人謂之服吳錄云

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自

以為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其辭曰單闕

之歲兮

徐廣曰歲在卯曰單闕文帝六年歲在丁卯

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服集

予舍

徐廣曰施一作斜○索隱曰施音矢移反猶西斜也漢書作斜

止于坐隅貌甚閑暇異

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策言其度索隱曰漢書作讖說

文云讖驗言也此作策蓋讖策之辭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索隱曰于於也漢書作予

請問于服兮予去何之索隱曰于於也漢書作予吉乎告我

凶言其菑淹數之度兮語予其期徐廣曰數速也服乃歎息舉

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幹

流而遷兮或推而還索隱曰幹音烏活反幹轉也形氣轉續兮化變而

嬪服虔曰嬪音如嬋反變蛻也或曰嬋蔓相連也○索隱曰韋

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索隱曰漢書無窮作無間泐音密又音昧

域彼吳疆大兮夫差吾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

○正義泐音勿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

游遂成兮卒被五刑韋昭曰斯李斯也傳說胥靡兮徐廣曰胥靡刑也

之與福兮何異糾纏應劭曰禍福相為表裡如糾纏繩索相附

則旱兮矢激則遠索隱曰此淮南子及鷓冠子文也彼泐水激則旱而旱氏春秋作疾以言水激則去疾不能浸

常萬物回薄兮振蕩相轉雲蒸雨降兮錯繆相紛大專

樂物兮漢書專字作鈞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

同虞喜志林云太鈞造化之索隱曰漢書曰大鈞播物此專讀曰鈞樂猶轉也與播

神鈞陶萬物品授羣形者也應劭曰其義塊軋非有

無有齊畔也說文云根折也郭璞注方言云塊軋者不利也王

逸注楚詞云塊軋霧氣脉也○正義曰塊於郎反軋於黠反

萬曆二十四年刊

可與慮兮索隱曰與音預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兮惡識其時

且夫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索隱曰既以陶冶喻造化故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也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索隱曰莊子云人之生也

然為人兮何足控搏如淳曰控引也控搏玩弄愛生之意也化為異物兮又

何足患小知自私兮賤彼貴我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

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兮索隱曰言好夸毗者死於權利是言貪勢

以自矜夸者孟康曰馮貪也○品庶馮生孟康曰馮音馮怵迫之徒兮或趨西

東孟康曰怵為利所誘怵迫迫貧賤東西趨利也○索隱曰漢書亦有詐私東應劭曰仕諸侯為私府大人居長安諸王悉在關東

小人怵然內迫私天樂仕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拘上繫俗

兮擗如囚拘徐廣曰擗音華板反又音皖索隱曰說文云擗大木柵也漢書作箝音去隕反至人遺物

兮獨與道俱衆人或或兮好惡積意所好所惡積之萬億

也索隱曰言衆懷抱好惡積之於心意真人恬漠兮獨與道息釋知遺形兮超

然自喪索隱曰遺形者形故可使如槁木也自喪者心若死灰也莊周曰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寥廓忽荒

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徐廣曰坻一作坎駟案張晏曰坻水中小洲也

浮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汜兮若不繫之舟不

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游索隱曰鄧展云自寶自貴也養空而游言體道之人但養空性而心若浮舟

也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索隱曰鄧展云自寶自貴也養空而游後歲餘

音士介反○索隱曰劄音介漢書作介張揖云帶介鯁刺也

以言細微事不足憲介我心故於此云何足以疑之者也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歲餘

後歲餘

後歲餘

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

徐廣曰祭祀福祚也駟案如淳曰漢唯祭天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還致

福釐音僖坐宣室

蘇林曰未央前正室○索隱曰三輔故事云宣室在未央殿北應劭云釐祭餘肉也

上因感鬼

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

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居頃之拜賈生為梁懷王太傅

索隱曰梁懷王名揖文帝子

梁懷王文

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傳之文帝復封淮南厲

王子四人皆為列侯賈生諫以為患之興自此起矣賈

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

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

徐廣曰文帝十一年

無後賈生自

傷為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

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

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

屈原所自沈淵

索隱曰荆州記云長沙羅縣北帶汨水去縣四十里是原自沈處北岬有廟也

未嘗不

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

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

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徐廣曰爽一本作爽

索隱述贊曰

屈平行正

以事懷王

瑾瑜比潔

日月爭光

忠而見放

讒者益章

賦騷見志 懷沙自傷 百年之後

空悲弔湘 以事謝王 雙劍出紫

索隱曰

去源又爽然自夫矣一本作爽

林林諸君何困不谷而自今余是龍鳳鳥類同於主

雖有賦其然人又其買主平之文利風原以如某

其志度其心賦

大問其志

其志度其心賦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史記八十四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史記八十五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索隱曰翟音狄俗又音宅地理志

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秦昭王四十年太子翟今河南府也

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為太子索隱曰名柱後

也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立是為孝文王

為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

男名子楚索隱曰即莊襄王也戰國策曰本名異人後從趙還不

子楚母曰夏姬母愛子楚為秦質子於趙索隱曰質

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子孫索

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索隱曰下文又云以五

百金為進用宜依本類

讀為責音才刃反進者財也古字假借之也 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

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 以子楚方財貨也○正義曰戰國策云

謂其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主立定國之

贏幾倍曰無數不韋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飽食今定國立君澤可

遺後世願往事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聊城故往說之乃說秦王后

弟楊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門下無不居高官尊位太子門

下無貴者而駿馬盈外廐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矣一日山陵太子

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今有計可以使君富千萬寧於泰山

必無危亡之患矣楊泉曰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養

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下後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

生蓬蒿子楚異人賢材也棄在於趙無母引領西望欲一得歸王后請

請而立之是異人無國有國王后無子有子楊泉曰諾入說王后乃為

請於趙而歸之 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太子之門子楚笑曰且

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

子門而太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呂不韋曰素

王老矣安國君得為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

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 正義曰適音嫡 獨華陽夫人耳今

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即大

王薨安國君立為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曰暮

在前者爭為太子矣 索隱曰幾音冀幾望也戰國策曰子孫承

子異人之異母兄弟也 子楚曰然為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為適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賞奇物

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
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楚
也以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
因使其姊說夫人索隱曰戰國策作說秦王后弟陽泉君也曰吾聞之以色事
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
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爲適而子之
索隱曰以此爲一句子謂養之爲子也然欲分立以爲適作上句而子之夫在則尊重作下句意亦通夫在則尊重
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爲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
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
言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爲適

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爲適夫
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爲然承太子間從
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
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適嗣以
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安
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傳之子楚以
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
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
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爲子楚欲以釣奇索隱曰釣者取魚喻也奇取魚喻也奇取
上云此奇貨可居也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徐廣曰期寸二月也

○索隱曰譙周云人十月生此過二月故云大期生子子政子楚遂

立姬為大人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齕圍邯鄲急趙欲殺

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

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

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

安國君立為王華陽夫人為王后子楚為太子趙亦奉

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謚為孝文王大

子子楚代立是為莊襄王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為華

陽太后真母夏姬尊以為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呂不

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

索隱曰下文尊為相國案百官表云皆秦官金印紫綬掌丞天子助理萬機

者左右高帝署一後又更名相國哀帝時更名大司徒

食河南洛陽十萬戶

索隱曰戰國策曰食監田十二

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

徐廣曰時年十三

尊呂不韋為相國

號稱仲父

正義曰仲中也次父也蓋效齊桓公以管仲為仲父

秦王年少太后時時

竊私通呂不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

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

相傾呂不韋以秦之疆土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

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

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

二紀二十餘萬言

索隱曰八覽者有始孝行慎大先謙審分審處離俗時君也六論者開春慎行責直不荷賦

士容也十二紀者記十二月也其書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

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索隱曰地理志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高帝更名新成武

帝更名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

者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

及口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為告人時縱倡樂使毒以

其陰關桐輪而行正義曰以桐木為小車輪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太

后聞果欲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

之正義曰上音輔謂官刑胥靡也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

事中太后乃陰厚賜嫪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為

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

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正義曰雍故城在岐雍縣南七里有秦都大鄭宮嫪

毐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嫪毐嫪毐家僮數千人

諸客求宦為嫪毐舍人千餘人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

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正義

曰秦孝文王陵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五里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索隱曰芷音止地理志云

京兆霸陵縣故芷陽案在長安東也○正義曰秦莊襄陵在雍州新豐縣西南二十五里始皇在北故俗亦謂之見子陵故夏太

后獨別葬杜東正義曰夏太后陵在萬年縣東南二十五里曰東望吾子西望吾

夫後百年勿富有萬家邑索隱曰宣帝元康元年起杜陵漢舊儀武昭宣三陵皆三萬戶計去此一

百六十餘年也始皇九年有告嫪毐母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

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說苑曰嫪與侍

萬曆三十四年刑呂不韋列傳二十五五

寧左右貴臣博飲酒醉爭言而鬪頭目大叱曰吾乃皇帝於是秦王

假父也嬖人子何敢乃與我元所與鬪者走行白始皇

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

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索隱曰說苑云遷太后咸陽官地理志雍縣有咸陽官秦昭王所起也諸嫪毐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王欲誅相

國為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為游說者眾王不忍

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說秦

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徐廣曰入南宮而出文信侯

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

王恐其為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

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

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醪而死徐廣曰十二年駟案皇覽曰不韋冢在河南洛陽北邙道西大冢是也民傳言曰母冢不韋妻先葬故其冢名曰母也秦王所加怒呂不韋嫪毐

皆已死乃皆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始皇十九年太后

薨諡為帝太后索隱曰王劭云秦不用諡法此蓋號耳其義亦當然也始皇稱皇帝之後故其母號為帝太后豈謂誅列生時之行乎與莊襄王會葬茝陽徐廣曰一作芷陽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索隱曰文信侯不韋封也嫪毐封長

信侯上文已言不韋封此贊中言嫪毐得寵貴由不韋耳合作長信侯

人之告嫪毐毒聞之秦王

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毒恐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

璽發卒以反斬年宮正義曰斬年宮在岐州城西故城內發吏攻毒毒敗亡

走追斬之好時遂滅其宗索隱曰地理志扶風有好時縣而呂不韋由

萬曆二十四年刊

此絀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臣子乎

論語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

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索隱述贊曰

不韋釣奇

委質于楚

華陽立嗣

邯鄲獻女

及封河南

乃號仲父

徙蜀懲謫

懸金作語

籌策既成

富貴斯取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史記八十五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史記八十六

曹沫者魯人也

索隱曰沫音亡葛反左氏穀梁並作曹劇然則沫宜音劇沫劇聲相近而字異耳

以勇

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

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

索隱曰左傳齊人滅遂杜預云遂國在齊北蛇丘縣東北也

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

索隱曰杜預云齊北東阿齊之

柯邑猶祝柯今為祝阿也

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

桓公

索隱曰七音比劉氏云短劍也鹽鐵論以為長尺八寸其頭類七故云七首也

桓公左右莫敢動

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疆魯弱而大國侵魯亦

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

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

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相公怒欲倍其約索隱曰倍音佩管仲

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

如與之於是相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

復予魯其後百六十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索隱曰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索隱曰專字亦作剗音同左傳作伍子

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王僚

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

真言伐楚欲自為報私讎也非能為吳吳王乃止伍子

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

說以外事索隱曰言其將有內難弑君之志且對乃進專諸於

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索隱

曰祭音次曰夷昧索隱曰昧音亡葛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

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於季子札

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子札

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為王公子光

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

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諸善其待之九年

而楚平王死索隱曰春秋昭二十六年楚子居卒是也吳世家云十

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三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

圍楚之潛索隱曰屬音燭二子僚之弟也左傳作掩餘屬庸掩蓋

義同屬燭字相亂耳事在魯昭二十七年地理志廬江

有潛縣天柱山在南杜預左傳注云潛楚邑在廬江六縣西南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

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

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

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毋老子

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

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索隱曰左傳直云王可殺也

諸度僚可殺言其少援助故云無柰我何太史公採其意且據上文因復加以兩弟將兵外困之辭而服虔杜預見左氏下文云我爾身也以

其子為卿遂強解是無如我何猶言我無若是謂專諸欲以老弱託光義非允愜王肅之說亦依史記也公子光頓首

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

而具酒請王僚徐廣曰窟一作空○索隱曰僚之十二年夏也吳系家以為十三年非也左氏經傳雖言夏四月公

幸穀梁無其文此與吳系家皆稱丙子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左傳云伏甲士於窟室杜預謂掘地為室也所以下文云出其伏甲以攻王

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

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鉞音披○索隱曰兵器也劉逵吳都賦注鉞兩刃小刀酒既酣

公子光詳為足疾入窟室中索隱曰詳音陽使專諸置匕首魚

炙之腹中而進之徐廣曰炙一作炮○正義炙者夜反既至王前專諸擘魚

因以匕首刺王僚索隱曰刺音七賜反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

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

立為王是為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其後

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徐廣曰闔閭元年至三晉滅智伯六十二年讓一傳襄

豫讓者晉人也索隱曰案此傳所說皆約戰國策文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

萬曆二十四年刊

所知名

索隱曰案左傳范氏謂昭子吉射也自士會食邑於范因為范氏中行氏中行文子荀寅也自荀林父將中行後因以官

為去而事智伯

索隱曰案智伯襄子荀瑶也襄子林父弟荀首之後范中行智伯事也具趙系家

智伯

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

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

索隱曰謂初以酒灌

後又率韓魏水灌晉陽城不沒者三板故怨漆也

漆其頭以為飲器

索隱曰按夫死傳曰何奴破月支王以其

頭為飲器裴氏注彼引韋昭云飲器裨榼也音灼曰飲器虎子也皆非裨榼所以盛酒耳非用飲者晉氏以為褻器者以韓子呂氏春秋並云

襄子漆智伯頭為澠杯故也

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

為悅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讎而死以報智伯

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七

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

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

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報仇

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

索隱曰卒音足律反

居頃之豫讓又漆

身為厲

音賴○索隱曰賴惡瘡病也凡漆有毒近之多患瘡腫若賴病然故豫讓以漆塗身令其若賴耳

吞炭為

啞索隱曰啞音烏雅反謂瘡病戰國策云漆身為厲滅鬚去眉以變其容為乞食人其妻曰狀貌不似吾夫何其音之甚相類也讓遂吞炭

以變其音也

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

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為泣曰以

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

所欲顧不易邪

索隱曰欲謂因得殺襄子顧反也邪不定之辭反不易邪言其易也

何乃殘身苦

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

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且吾所為者極難

耳索隱曰劉氏云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

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索隱曰言寧為厲而自刑不可求事襄

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正義曰汾

橋下架水在并州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

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

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讎而反委質臣於

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之深也豫

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我故眾人

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嘆

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

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

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

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

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

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

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索隱曰戰國策云衣盡出血襄子

血者太史公恐涉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

之曰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

聶政之事自三晉滅智伯至

殺俠累五十七年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

索隱曰地理志河內有軹縣深井里之里名也○正義曰在懷州濟源縣南

三十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久之濮陽嚴仲

子事韓哀侯

索隱曰高誘曰嚴遂字仲子案表聶政殺俠累在列侯三年列侯生文侯文侯生哀侯凡更三代哀侯六

年為韓嚴所殺今言仲子事哀侯恐非其實且太史公聞與韓相俠

累有卻

索隱曰俠音古挾反累音力追反案戰國策俠累名傀也傀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是有卻之由也

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

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

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

徐廣曰一作賜○索隱曰案戰國策

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甚厚固謝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

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以

旦夕得甘毛

此芮反○索隱曰鄭氏音脆二義相通也

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

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

諸侯眾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

為夫人麤糲之費

正義曰糲猶糲米也脫粟也韋昭云古者名男子為丈夫尊大姬為夫人漢書宣元王傳

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

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

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

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

王過夫人益諱為夫人乞骸去按夫人憲王外祖母古詩云三日斷五疋夫人故言遲是也

得以交足下之驩

萬曆二十四年刊

正義曰古者相聚汲水有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
物使賣因成市故云市井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
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
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
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
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乃遂
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
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
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又韓君
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

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為

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索隱曰高

誘曰韓都潁川陽翟衛都東郡濮陽故曰相去不甚遠也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

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索隱曰戰國策作無

生異情故語世也此云生得言將人多往殺俠累後有被生禽而事世亦兩俱通也生得失則語泄語泄

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讎徐廣曰一作難豈不殆哉遂謝車

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

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

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索隱

曰皮面謂以刀刺其面皮欲令人不識決眼謂出其眼睛戰國策作抉眼此決亦通音烏穴反自屠出腸遂以

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

正義曰暴蒲酷反

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

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

姊榮

一作榮○索隱曰榮其姊名也

聞有人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

其名姓暴其屍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

索隱曰劉氏云煩冤愁苦也

其

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

者果政也伏屍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

市行者諸眾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

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

所以蒙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為老母幸無恙

索隱曰爾

雅云恙憂也風俗通云恙病也凡人相見及通書皆云無恙又易傳云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齧虫也善食人心俗悉患之故相勞云無恙恙

非病也

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

察舉吾弟困汚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為知

已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

徐廣曰恐其姊從坐而死

○索隱曰重音持用反重猶復也為人報讎死乃自以妾故復自刑其身令人不識也從音蹤古字少假借故無足旁而徐氏以為從坐非也

劉氏亦音足松反

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

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皆楚齊

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

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

索隱曰濡潤也人性難濕潤則能含忍故云

濡刃心若勇躁則必輕死重難並如字重猶惜也言不惜暴骸之為難也

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

弟俱僂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

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荆軻

之事徐廣曰聶政至荆軻百七十年爾○索隱曰徐氏據六國年表而言則謂此傳率略而言二百餘年亦當時為不能細也○正義曰按年表從始皇二十三年至韓景侯三

百七十年若至哀侯六年六百四十二年

荆軻者衛人也索隱曰此傳雖約戰國策而亦別記異聞其先乃齊人徙於衛

衛人謂之慶卿索隱曰軻先齊人齊有慶氏則或本姓慶春秋慶封其後改姓賀此亦至衛而改姓慶爾荆慶聲相

近故隨在國而異其號也卿者時人尊重之號猶如相尊美而稱子然也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

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

衛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正義曰懷州河內縣荆軻嘗游

過榆次正義并州縣也與蓋聶論劍索隱曰蓋古滕反蓋姓聶名蓋聶怒而目

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

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

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

者目攝之索隱曰攝猶整也謂不稱已意因怒視以攝整之也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

與荆軻博爭道索隱曰魯姓句踐名也與越王司或有意義俗本踐作賤非也魯句踐怒而

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

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索隱曰筑似琴有絃用竹擊之取以為名漸音如字正義音子廉反荆

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

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

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徐廣曰飲酒之人然其為人沈深好書

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

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索隱曰鞠音趨又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穀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之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

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

批音白結反○索隱曰批謂觸擊之

丹曰然則何

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

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

積怒於燕足為寒心

索隱曰凡人寒甚則心戰恐懼亦戰今以懼譬寒言可為心戰

又況聞

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

矣

索隱也

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

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

索隱

曰戰國策購作講講和也今讀購與為燕媾同媾合也漢史媾講兩字常雜今言欲北與匈奴連和也陳軫傳亦曰西購於秦也

其

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大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

正義曰

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

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旬
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
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
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
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鵬鷲之秦行怨暴之怒豈是道
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沉可與謀太子曰
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
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
焉太子逢迎却行爲導跪而蔽席徐廣曰蔽一作蔽一作抹
索隱曰蔽音足結反蔽猶
也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

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
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
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

正義曰燕太子云田光答曰竊觀太子容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
而面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荆
軻神勇之人
怒而色不變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

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
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僕行
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
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
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

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

索隱曰案無父稱孤時燕王尚在而丹稱孤者或記者失辭或諸侯嫡子時亦僭稱孤也又劉向云

丹燕王意之太

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

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眾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索隱曰闕視也言以利誘之也秦王貪索隱曰絕句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

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惟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
此國之大事也臣驚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
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
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
適其意索隱曰燕太子意軻與太子遊東宮池軻拾瓦投龜太子捧
金丸進之又共乘千里馬軻曰馬肝美即殺馬進肝太子與
樊將軍置酒於華陽臺出美人能鼓琴軻曰好
手也斷以玉盤盛之軻曰太子遇軻甚厚是也久之荆軻未有行
意秦將王翦破趙虜王盡收入其地進兵比畧地至燕
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日暮度易水則雖
欲長待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
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

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

徐廣曰方城
有督亢亭○索

隱曰地理志廣陽國有薊縣司馬彪郡國
志曰薊縣方城有督亢亭徐氏說是也

奉獻秦王秦王必說

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
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
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
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
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
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
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奈何荆軻曰願得
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

右手堪其會

徐廣曰堪音張鳩切○索隱曰堪謂以劍刺其會也

然則將軍之仇報而

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搯腕而

進

徐廣曰搯一作搯○索隱曰搯音烏革反腕音烏亂反

曰此臣之

日夜切齒腐心也

索隱曰切齒齒相磨切也爾雅曰治骨曰切腐音輔腐亦爛也猶今人事不可忍云腐爛然皆奮怒之意

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

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

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

徐廣曰徐一作陳○索隱曰徐

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

索隱曰淬染也音忽潰反以試人血

濡縷人無不立死者

言以匕首試人人血出足以沾濡縷人便死也

乃裝為遣荆

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二殺人人不敢忤視

者逆也音五故反不敢逆視言人畏之甚也

乃令秦舞陽為副荆軻有所待欲

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

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

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

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

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

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上既祖取道

正義曰易水在

幽州歸義縣界

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

正義曰徵知維

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

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

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

正義曰劉云設交物大備即謂九賓不得以周禮九賓義

見燕使者咸陽宮正義曰三輔黃圖云秦始兼天下都城陽因北陵營宮殿則紫宮象帝宮渭水

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

匣以次進索隱曰匣音戶甲反匣亦函也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

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

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

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

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執匕首搤之未

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索隱曰室謂鞘也

正義曰燕太子云左手搤其背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裂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王於是奮袖超屏風走之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

秦王環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

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

下索隱曰諸郎中若今宿衛之官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

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

是時侍醫夏無且索隱曰且音即余反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

正義曰提姪帝反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

王負劒索隱曰王劒曰古者帶劒上長拔之不出室負劒遂拔

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擣秦王索隱曰

曰擣與擲同古不中中銅柱正義曰燕太子云荆軻拔匕首擣秦王決耳入銅柱火出秦王

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

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

漢鹽鐵論曰荆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尺八匕首不足恃也秦王操於不意列斷首有者介七尺之利也於是左右既

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群臣及當坐者

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且以藥

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

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

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遣燕

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

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

追丹丹匿衍水中索隱曰水名在遼東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

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

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

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

徐廣曰縣名也全屬燕

○索隱曰樂布傳曰賣庸於齊為酒家人漢書作酒家保案謂庸作於酒家言可保信故曰庸保鵬冠子曰伊尹酒保也徐注云宋子縣名屬鉅鹿者據地理志而知也○正義曰宋子故城在提州平賴縣北三十里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

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文人名使前擊筑

索隱曰劉氏云謂主人翁也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

窮時索隱曰約謂貧賤儉約既為庸保常畏人故云畏約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

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

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徐廣曰互以為

客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

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矐音海各反○索隱曰一音用矐

云以馬屎矐令失明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

鉛置筑中索隱曰案劉氏云以鉛為挺著筑中令重以擊人復進得近舉筑扑秦

皇帝索隱曰扑音普上反扑擊也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

諸侯之人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

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

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

也索隱曰燕丹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許耳丹乃仰天歎烏頭即白馬亦生角風俗通及論衡皆有此說仍云殿門木烏生肉足也

太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

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軻五人

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索隱曰較明也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索隱述贊曰

曹沫盟柯神返魯侵地之專諸進炙

定吳篡位之彭弟哭市之報主塗廁

勿頸申冤之操袖行事之暴秦奪魄

儒夫增氣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史記八十六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史記八十七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索隱曰地理志汝南有上蔡縣云古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至十八代平侯徙新蔡皆屬汝南後二代至昭侯徙上蔡

年少時為郡小吏索隱曰郡一作鄉劉氏云掌鄉

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

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

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

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

乘方爭時游者主事索隱曰言萬乘爭雄之時游說者可以立功成名當得典主事務也劉氏云游歷諸侯當

覓強主以事之於文紆廻非也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騫

萬曆二十四年刊

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正義曰言秋時萬物成熟今爭疆時亦說事成孰時處卑賤之

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索隱曰禽獸也言禽獸但知視肉而食之莊子及蘇子曰人而不學譬之視肉而食楊子法言曰人而不學如禽何言不假遊說取榮貴即如禽獸徒有人面而故詬莫大於卑賤正義曰呼斥反耻辱也而悲莫甚於窮困

又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正義曰言譏世富貴惡其榮利自託於無

為者非士人之情實力不能致此也自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索隱曰非者譏也所謂處

士橫議之時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

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郎李斯

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索隱曰胥人猶胥吏小人也去猶夫也幾

者動之微以言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小人不識動微之會故每失

也劉氏解幾為疆非也○正義曰胥相也幾謂察也言關東六國與

秦相敵者君臣機密並有瑕釁可成大功而遂忍之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索

曰言因諸侯有瑕釁則忍心而翦除故我將說秦以并天下也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

國者何也諸侯尚眾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

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為六國秦之

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正義曰秦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今諸侯服

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徐廣曰騷音掃

○索隱曰言秦欲并天下若炊婦掃除竈上之不淨不足為難也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

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疆相聚

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

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

萬曆二十四年刊

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劔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

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

來間秦以作注溉渠正義曰鄭國渠首起雍州雲陽縣西南二十

餘里以溉田又曰韓苦秦兵而使水工鄭已而覺秦宗室大臣

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

耳請一切逐客索隱曰一切猶一例言盡逐之也言切者譬若利

時義亦未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正義曰在臣聞吏

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

百里奚於宛索隱曰秦本紀云晉獻公以百里奚為秦穆公夫人

云百里奚楚宛人仕於虞迎蹇叔於宋索隱曰秦紀又云百里奚

虞亡入秦號五殺大夫也謂繆公曰臣不如臣友蹇

叔蹇叔賢而世莫知穆公厚幣迎之以為上大夫今云於宋未詳

所出○正義曰括地志云蹇叔岐州人也時遊宋故迎之於宋

豹公孫支於晉索隱曰不豹自晉奔秦左氏傳有明文公孫支所

出○正義曰括地志云公此五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

國二十遂霸西戎索隱曰秦本紀穆公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

并國二十或易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

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

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索隱

惠王時張儀為相請伐韓下兵三川以臨二周司馬錯請伐蜀惠王從

之果滅蜀儀死後武王欲通車三川令其茂拔宜陽今並云張儀者以

儀為秦相雖錯滅蜀甘茂通三川皆北收上郡正義曰惠王十年南

取漢中正義曰惠王十三年攻包九夷制鄢郢索隱曰九夷即

理志南郡江陵縣云故楚郢都又宜城縣云故鄢也○正義曰夷謂荆

巴蜀收上都取漢中伐義渠丹犁是也九夷本東夷九種此言者文

然東據成臯之險正義曰河南府汜水縣也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

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

陽徐廣曰華一作葉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索隱曰高誘注

淮南云蠶食盡無餘也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

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

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正義曰

于閩國東北四百里其岡出玉有隨和之寶正義曰括地志云瀆山一名崑山二名斷蛇丘在隨州隨縣北一十五里

說苑云昔隨侯行遇大蛇中斷疑其靈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因號其處為斷蛇丘歲餘蛇銜明珠徑寸絕白而有光因號隨珠卞和璧始

皇以為傳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見蘇秦傳乘織離之馬徐廣曰織離國也

蒲稍皆駿馬名○索隱曰徐氏據孫卿子而為說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鄭玄注月令云鼉皮

可以此數寶者秦不生一馬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

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

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馱不實外廐索隱曰馱音決

馱音提周書曰正北以馱馱為獻廣雅曰馬屬也郭景純注上林賦云生三日而超其母也江南金錫不為用

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索隱曰下陳猶後列也晏女子曰有二女願

得入身於下陳是也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

之簪傳璣之珥索隱曰宛音於阮反傳音附即隨珠也宛者謂以珠宛轉而裝其簪傳者以璣附着於珥珥者瑱也

璣是珠之不圓者或云宛珠宛地珠也隨在漢水之南宛亦近漢阿緞

之衣錦繡之飾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

漢書二十四年刊

曰隨俗一作脩使○索隱曰謂閑雅變化而能隨俗也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

擊甕叩鈺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

也索隱曰說文云甕汲鈺也音於貢反正瓦器也秦人鼓之以節樂鈺音甫有反鄭衛采間昭虞武象

者索隱曰昭一作韶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鈺而就鄭衛退

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

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

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

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

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

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

其德索隱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泰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文子曰聖人不讓負薪之言以廣其名也是以

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

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索隱曰資猶給也却賓客

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

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索隱曰藉音積夜反齎音子奚反說文曰齎持遺也齎或為資義亦通

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

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

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

新序曰斯在逐中道上上諫書達始皇始使人逐至驪邑得還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

餘年竟并天下尊主為皇帝以斯為丞相夷郡縣城銷

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為王功
臣為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
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
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支
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
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
也今青臣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索隱曰重音遂用反重者再也
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諤其說絀其辭乃上書曰古者
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
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

并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

索隱曰劉氏云前時國異政家殊俗人造私語莫辨其真今乃分別

白黑也秦始皇并六國定天下海內共尊立一帝故云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

今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
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
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
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所不去者
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更為師始皇可其
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
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正義曰六國制令不同今令同之治離
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

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
 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
 為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
 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
 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
 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索隱曰稅駕猶解駕
 言休息也李斯言已
 後吉凶止泊在何處也今日言貴已極然未知向
 並海上北抵琅邪正義曰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
 今沂州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
 上上使監兵上郡正義曰上郡故城在綏
 州上縣東南五十里蒙恬為將少子胡

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

辨士隱姓名遺秦將章耶書曰李
 斯為秦王死廢十七兄而立今玉

也然則二世是秦始皇第
 十八子此書在善文中

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

正義曰沙
 丘臺在邢

也病甚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

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

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

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為上在外崩無真太子

故祕之置始皇居輶車中

徐廣曰一
 作輜車

百官奏事上食如

故宦者輒從輶車中可諸奏事

文穎曰輶車如今喪輜
 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窓

也如淳曰輶車其形廣大有羽飾也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

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

書長子至卽立爲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爲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謫史記音隱宰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爲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爲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

曰劉氏首將淺反則謫亦淺義古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人語自有重輕所以義字有異

顯反○索隱

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胡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羸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爲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

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
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
深也高曰高固內宦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
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
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
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
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
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
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
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

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

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間巷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

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

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索隱曰斯言忠臣之

日亦庶幾盡忠不避死也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

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

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

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

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

水搖動者萬物作索隱曰水搖者謂水泮而搖動也是春時而萬物皆生也此必然之效也

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

正義曰謂廢申生立奚齊也

二世不安

齊桓兄弟爭位

正義曰謂小白與公子糾

身死為戮紂殺親戚

正義曰謂殺比干囚箕子

不聽諫者國為丘墟遂危社稷二者逆天宗廟不血食

斯其猶人哉安足為謀

索隱曰言我今日猶是人人道守順豈能為逆謀故云安足為謀也

高曰

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

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黑之智今釋

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為寒心善者因禍為福君何

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

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

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

與謀詐為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

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

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

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

我所為以不得罷歸為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為人子不

孝其賜劔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

謀為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

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

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

使臣將三十萬眾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

使者來卽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卽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卽以屬吏繫於陽周

徐廣曰屬上郡○正義曰陽周寧州羅川縣之邑也

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

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旣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

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爲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

人僂死咸陽市十公主砒死於杜

史記正義曰砒音賄音灰○索隱曰砒音宅與磔同

古今字異耳磔謂裂其支軀而殺之

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

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

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臣

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

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酈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

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為急乎趙高曰人

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

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

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歛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

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為侯

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李斯數欲請問諫二世不許而

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

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斷

徐廣曰采一名櫟一作柞○索隱曰采木名即今之櫟木

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

日葛衣粢糲之食

索隱曰粢音資糲音郎葛反○索隱曰糲者糲粟飯也

藜藿之羹飯

土匱

徐廣曰匱一作溜

啜土釧雖監門之養不蔽於此矣

徐廣曰蔽音畢

蔽一作蔽推也○索隱曰爾雅云蔽盡也言監門下人飯猶不盡此若徐氏云一作蔽則字宜作較鄭氏音角

禹鑿龍門

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

正義曰謂河之九曲別為隄防

決滄水致之海

曰致一作放

而股無胈

胈音膚

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

死於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已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令身且不能利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為之奈何李斯子由為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

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

索隱曰督者察也察

其罪責之以刑罰也

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

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

恣睢

索隱曰恣音資二反睢音呼季反恣睢猶放縱也謂肆情縱恣也

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

正義曰言有天下不能自縱恣督責乃勞身於天下若堯禹即以天下為桎梏於身也

無他焉不能督責而

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脩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

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索隱曰格彊悍也虜奴隸也言嚴整之家本無格悍奴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正義曰棄灰於道者黜也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

韓子云殷之法棄灰於衢者刑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曰夫棄灰薄

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

帛尋常庸人不釋索隱曰尋常以言其少也庸人弗釋者謂庸人見則取之不釋以其罪輕也故下云罰不必行

則庸人弗釋尋常是也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索隱曰爾雅云鑠美也言百鎰之美金在於地雖有

盜跖之行亦不取者為其財多而罪重也故下云搏必隨手刑盜跖不搏也搏猶攫也取也凡鳥翼擊物必轉足取攫故人取物亦云搏也

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

盜跖之行為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

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

而樓季不輕犯也許慎曰樓季魏文侯之弟王孫子曰樓季之兄也泰山之高百仞

而跛狎牧其上詩云狎羊墳首毛傳曰此曰狎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

豈跛狎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壑之勢異也索隱曰峭峻也高也音毛

笑反壘音漸以言峭峻則難登故樓季難三又之限乎壘則易涉故跛犛牧於泰山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

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

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

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

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

哀邪索隱曰舍猶廢也止也言為人主不能行聖人督責之術則已廢止何為勤身苦心為天下所役是何哉可不哀邪言其非也

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

理之臣開於側則流漫之志誦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

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

以制聽從之臣而脩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

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索隱曰拂音扶弗反摩音

莫何反拂世言與世情乖戾摩俗言磨礪於俗使從已也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

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

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

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

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

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法脩術明而天

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為能

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

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

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
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
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
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
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
日成積於市殺人眾者為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
責矣初趙高為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眾多恐大臣入
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
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
通諸事徐廣曰通或宜作照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

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
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徐廣曰揆一作揆也如此則大臣

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

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

李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發繇治

阿房宮索隱曰房音旁一如字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此

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

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

無間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為君侯上間語君於是趙

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

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問日

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

固我哉索隱曰謂以我幼故輕我也一云固我者以我為短小且固陋也於義為疎趙高因曰如此

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

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

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

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徐廣曰公一作訟音私過三川城守不肯擊

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

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

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

方作轂抵優併之觀應邵曰戰國之時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示而秦更名曰角抵角者角材也抵

者相抵觸也文穎曰案秦名此樂為角抵兩兩相當角力角伎藝射御故曰角抵也駟案轂抵即角抵李斯不得見

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

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

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

之暮年遂劫其君田常為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

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

國殺宰予於庭即弑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

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

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

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

索隱曰玘亦作起並音怡韓大夫弑其君悼公

者然韓無悼公或鄭之嗣君案表韓玘事昭侯昭侯已下四代至王安其說非也

陛下不圖臣恐其為

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脩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為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之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

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圜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為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為阿房之宮賦歛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

李其文傳三十一
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爲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爲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陝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脩甲兵飾政教官

鬪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疆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脩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刻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與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歛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更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

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爲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爲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

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人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壻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誅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卽因劫令自殺引壘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二高自知天弗與羣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璽

徐廣曰一本曰召始皇弟子嬰授之璽秦本紀云子嬰者二世之兄子也○索

隱曰劉氏云弟字誤當為孫子嬰也

子嬰即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

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

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羣

臣百官皆畔不適

徐廣曰適音敵也

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

降軹道旁

正義曰軹道在萬年縣東北十六里

沛公因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

遂以亡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

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

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

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

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

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劭列矣

索隱述贊曰

鼠在所居

人固擇地

斯效智力

功立名遂

置酒咸陽

人臣極位

一夫誑惑

變易神器

國喪身誅

本同末異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史記八十七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史記八十八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

索隱曰驁音遨又鄒氏音五到反

自齊

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驁為秦將伐韓

取城皐榮陽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取三十七城

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驁攻魏取二十

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子曰恬恬

嘗書獄典文學

索隱曰謂恬嘗學獄法遂作獄官文學

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為

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

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

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

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正義曰謂靈及勝等州築長城因

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徐廣曰屬隴西至遼東正義曰遼東郡在遼水東始皇築長

城東至遼水西南至海之上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徐廣曰五原西安陽縣北

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透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

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

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

為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高者

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徐廣曰為宦者索隱曰劉氏

云蓋其父犯宮刑妻子沒為奴婢妻後野合所生子皆承趙姓並宮之故云兄弟生於隱宮也其母被刑僂世世

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高即

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

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於事

也徐廣曰敦一作敏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正義曰九原郡

今勝州連谷縣是直抵甘泉正義曰宮在雍州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

泉漸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

游會稽並海上索隱曰並白浪反北走琅邪索隱曰走音奏走猶向也鄒氏音趨趨亦向義於字

則垂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祕之羣

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

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為已

也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公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為

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為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為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索隱曰愈一作俞俞即踰也音史謂知太子賢而踰久不立是不忠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正義曰今代州也因禱山川至代而繫之前已囚蒙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為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

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為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徐廣曰無此字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為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索隱曰曲姓宮名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

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

索隱曰蒙毅言已少事始皇順旨蒙恩幸至始皇

世可謂知上意也

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

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

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

也為羞累先主之名願大夫為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

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

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

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

子胥此四君者皆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為不明

以是籍於諸侯

索隱曰言其惡聲狼籍布於諸國而劉氏云諸侯皆記其惡於史籍非也

故曰用道

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大夫留心使者知

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

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

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

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自知必死而守義

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

離襁緥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

公且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日執事有罪

殃且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

國有賊臣言周公曰欲為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

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

索隱曰參謂三卿五即今王大夫欲參伍更議

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

徐廣曰一作辭

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則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

覺也

索隱曰比故曰者必先志有此言蒙恬引之以成說也今不知出何書耳振者救也然語亦倒以言前人受諫可覺則其過乃

可救也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

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為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

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大

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

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漸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

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

城亭障塹山湮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

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

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脩眾庶之和而阿意

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索隱述贊曰

蒙氏秦將

內史忠賢

長城首築

萬里安邊

趙高矯制

扶蘇死焉

絕地何罪

勞人是德

呼天欲訴

三代良然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史記八十八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史記八十九

索隱曰張耳吳芮勢伴楚漢位爵齊韓俱懷從沛之心咸亨
誓河之業爵在列侯之上家傳累代之基長沙既曰令終趙
王亦謂善始並
可列同世家焉

張耳者大梁人也

索隱曰臣瓚云今
陳留大梁城是也

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

為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

索隱曰晉灼曰命者名也謂脫名籍
而逃崔浩曰亡無也命名也逃匿則

刑除名籍故以逃為亡
命地理志外黃屬陳留

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

徐廣

曰一二其
夫亡也

去抵父客

如淳曰父時故賓客○索隱
曰如淳曰抵歸也音丁禮反

父客素知張

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嫁

之張耳

索隱曰謂女請父客為
決絕其夫而嫁之張耳

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

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為外黃令名由此

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

張晏曰苦陘章帝改曰漢昌

○索隱曰地理志屬中山正義曰音邢邢州唐昌縣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

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為刎頸交

索隱曰崔浩云言要齊生死斷頸無悔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為布

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

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

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張晏曰監門正衛也以自食兩人

相對里吏嘗有過咎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徐廣曰一作攝使

受咎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

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

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索隱曰案門者即餘耳也自以其名而號令里

中詐更別求也陳涉起斬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

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

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

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為王且夫監臨天

下諸將不為王不可願將軍立為楚王也陳涉問此兩

人兩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

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

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

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

為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

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

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正義曰解紀實

反言天下諸侯見陳勝稱王王陳皆解墮不相從也陳涉不聽遂立為王陳餘乃復說

陳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

嘗游趙知其豪桀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

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邵騷為護軍以張耳陳

餘為左右校尉予卒二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馬

渡河索隱曰案酈食其云白馬之津則白馬津是渡處其地與黎陽對岸至諸縣說其豪桀曰

鄧展曰至河北縣說之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

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漢書音義曰嶺有五因以為名在交趾界中也○索隱曰裴氏廣州記云

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斯五嶺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歛漢書音義曰家家入頭數出穀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

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王楚之

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為怒人自為鬪各報其怨

而攻其讎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

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

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

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

萬曆二十四年刊

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傑皆然其言乃行收兵

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

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漢書曰范陽令

徐公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

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為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

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

孝子莫敢傳刃徐廣曰公之腹中者相連李奇曰東方人畏

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

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

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

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為福在今矣范陽令

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

然後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

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

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

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為秦所置吏誅殺

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

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

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

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

萬曆二十四年刊 長年陳徐列傳二十九

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却蘇林曰戲地名却兵退也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為將而以為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蕘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晉灼曰介音憂瓚曰方言云介特也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間不容息索隱曰以言舉事不可失時時機之迅速其間不容一喘息頃也武臣乃聽之遂立為趙王以陳餘為

大將軍張耳為右丞相邵騫為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

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

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

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

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

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

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

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

不敢制趙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

略常山張鷹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為燕王徐廣

曰九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閒出為燕

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

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

吾

為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

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

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

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

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

馬筆下趙數十城

張晏曰言其不用兵革驅策而已也○索隱曰杖音丈筆音之委反

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

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

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

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

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

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

徐廣曰平原君傳曰事成執右券以責也券契義同耳

矣燕將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李良已定常

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

索隱曰地理志屬常山

秦兵塞

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

張晏曰欲其漏

相疑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貴

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索隱曰案羈以立功也獨有立六乃求得趙歇徐廣曰正月也音烏轄反立

為趙王居信都

徐廣曰後項羽改曰襄國

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

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

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

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

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

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

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鷹陳澤

正義音釋

往讓陳

餘曰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

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

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

正義曰十中冀一兩勝秦

陳餘曰吾度前終不

能救趙徒盡三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
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鷹陳澤曰事已急
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為無益必
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鷹陳澤先嘗秦軍索隱曰崔浩云嘗猶試
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
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
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徐廣曰三年十二月
也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
涉間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
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

趙及問張鷹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鷹陳澤以必死責

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為

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索隱曰望怨責也

豈以臣為重去將哉索隱曰案重訓難也或云重惜也乃脫解印綬推予

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

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索隱曰此辭出國語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

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

還亦望張耳不讓正義曰言陳餘如廁還亦怨望張耳不讓其印遂趨出張耳遂收

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

此陳餘張耳遂有郤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

侯入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韋昭曰雅素也○索

隱曰鄭氏云雅故也韋昭云雅素然素亦故也雅游言慣游從故多為人所稱譽人多為之言項羽亦

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治信都信都

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

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索隱曰地理志屬勃

滄州南皮縣北四里也即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

徐廣曰都代縣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

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

夏說說田榮曰正義曰上說音悅下音武銳反項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

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

請以南皮為扞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

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

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張晏曰漢王為布衣時嘗從張耳游而項

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張晏曰羽既強盛又為所立是以狐疑莫知所往也甘公曰文

曰善說渥者甘氏也○索隱曰天官書云齊甘公藝文志云楚有甘公齊楚不同未知孰是劉歆七略云公一名德漢王之入

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

屬漢故耳走漢徐廣曰二年十月也漢王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

丘張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

地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為代王陳

餘為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

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漢殺

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

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

耳不死即背漢漢二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

擊破趙井陘徐廣曰三斬陳餘泚水上徐廣曰在常山音邊一

林音祗音灼音邱今俗呼此水則然案地理志音脂則蘇音為得郭景純註山海經云泚水出常山中丘縣○正義曰在趙州贊皇縣界

追殺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為趙王徐廣曰四年十一月漢五

年張耳薨謚為景王子敖嗣立為趙王高祖長女魯元

公主為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

相講蔽徐廣曰講者臂押也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塔禮高祖箕倨嘗

甚慢易之索隱曰崔浩云屈膝坐其形如箕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

曰王叔傳云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然則或宜言六十餘人故張耳客也生平為氣乃怒曰

吾王辱王也孟康曰音如潺湲之潺冀州人謂懦弱為辱韋昭曰

音仕說王曰夫天下豪桀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

恭而高祖無禮請為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索隱曰案

指以表至誠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

德流子孫秋豪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

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

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洿王為

乎索隱曰漢書作汙蕭該音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

一故反說文云汙穢也

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

索隱曰請於柏人縣

壁中著人欲為變也○正義曰柏人故城在邢州柏人縣西北十二里即高祖宿處也

要之置

韋昭曰為供置也○索隱曰

穎云置人於厠壁中以伺高祖也張晏云鑿壁空之令人止中也今按云置厠者置人於復壁中謂之置厠厠者之厠之處因以為言也亦音

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

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

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

獨怒罵曰誰令公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

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轆車膠致

正義曰謂其車上著板四周如檻形膠密不得開送致京師也

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

至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為王家奴

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

數千刺劓

徐廣曰丁劣反○索隱曰案檄亦刺也漢書作刺

身無

可擊者終不復言吕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

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

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

贊曰以私情相問

中大

夫泄公曰

正義曰泄姓也史有泄私

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

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復輿前

徐廣曰復音輿

駟案韋昭曰輿如今輿林人輿以行○索隱曰服虔云音編編竹木如今峻可以糞除也何休注公羊笱音峻笱者竹篾一名編齊魯已北名為笱郭璞三蒼注云復輿土器

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

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

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為王實不
 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本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於是泄
 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為人能立然諾使
 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
 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
 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
 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
 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肮遂死韋昭曰肮咽也○
頸大脉也俗所謂胡脉音
卜郎反蕭該或音下浪反
 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
 尚魯元故封為宣平侯索隱曰韋昭曰尚奉也小敢言取崔浩云
奉事公主小顏云尚配也易得尚于中行

王弼亦以尚為配恐非其義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

無不為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

客子孫皆得為二千石張敖高后六年薨關中記曰張敖

正義曰魯元公主墓在咸陽縣西北二十五里次東有子偃為魯元

王以母呂后女故呂后封為魯元王索隱曰案謂偃元王

弱兄弟少乃封張敖他姬子二人壽為樂昌侯徐廣曰漢

曰張敖之子壽封樂昌侯紀張輔傳

誅之而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即位復封

故魯元王偃為南宮侯續張氏張敖謚武侯張偃之孫有罪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

萬曆二十四年刊
長耳東余列傳二十九
上二

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

時漢書音義曰在貧賤時也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索隱曰葛洪要用字宛云然猶爾也謂相和同

諾者何也謂然諾相信雖死不顧也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

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索隱曰有本作私利交漢書作勢利交故廉頗傳云

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則從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

太伯延陵季子異矣索隱曰案彭越傳云魏豹魏王咎從弟真魏後也晉灼云寧陵梁國縣也即今寧陵是

索隱述贊曰張耳陳餘天下豪俊忘年羈旅

列頸相信耳圍鉅鹿餘兵不進張既望深

陳乃去印勢利傾奪隙末成豐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史記八十九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史記九十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寧陵君

索隱曰案彭越傳云魏豹魏王咎從弟真魏後也晉灼云寧陵梁國縣也即今寧陵是秦滅魏遷咎為家人

陳勝之起王也正義曰王于放反咎往從之陳王使魏人周市徇

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曰天下昏

亂忠臣乃見索隱曰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此取以為說也今天下共畔秦其義

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市為魏王

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為魏王徐

曰元年十月也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正義曰按

高苑縣北二里本漢縣魏王乃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

田巴將兵隨市救魏索隱曰秦項它楚將田巴章邯遂擊破

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外為其民約降約定咎自燒殺魏

豹亡走楚徐廣曰二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

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為魏王豹引

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諸侯欲有梁地乃徙

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正義曰今晉州為西魏王漢王還定三

秦渡臨晉正義曰臨晉在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

彭城漢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病至國即絕河津畔

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曰緩頰往

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酈生說豹豹謝曰人生

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索隱曰莊子云無異騏驎之馳過隙

以言速疾若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

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

擊虜豹於河東徐廣曰二傳詣滎陽以豹國為郡高祖本細

河東太原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遂殺魏豹

彭越者昌邑人也正義曰漢武更山陽為昌國有梁丘鄉梁字仲

常漁鉅野澤中為羣盜陳勝項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

諸豪桀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兩龍方鬪

且待之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

仲為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

日日出會後期者斬

索隱曰旦日謂明日之朝日出時也

旦日日出十餘人

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為長今期

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

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乃令

徒屬徒屬皆大驚畏越莫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

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

正義曰音唐郎反宋州碭山縣

擊昌邑彭越

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將其眾居鉅野中

收魏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眾萬餘人毋所

屬漢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使人賜彭越將軍

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命蕭公角

正義曰蕭縣今楚縣令稱公角名

將兵

擊越越大破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王豹及諸侯東擊

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王曰彭將軍

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

從弟也真魏後乃拜彭越為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

地

索隱曰擅猶專也

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復亡其所

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

正義曰滑州河上

漢王三年彭越常往

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

漢王相距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

正義曰睢陽宋州宋城也

外黃在汴州雍丘縣東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城皐

正義曰河南府汜水是

自東

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

正義曰為于偽反

越將其兵北走穀

城正義曰在齊州東門外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正義曰夏古雅陵陳

州太康縣也彭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

漢王食漢王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

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為項籍所敗固陵正義曰固陵名在陳州苑

丘縣西北三十二里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為之奈何留侯曰齊

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功

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為魏相國今豹死毋後且

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與此兩國約即勝楚睢陽以

北至穀城正義曰從宋州已北至鄆州皆以王彭相國從陳

以東傳音海正義曰從陳州北以東至泗徐沂北之地東至海

與齊王信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邑君王能

出捐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能事未可知也於

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

兵會垓下正義曰在亳州也遂破楚五年項籍已死春立彭越為

梁王都定陶正義曰曹州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

十年秋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梁

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

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為禽

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太僕欲斬

之太僕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

王梁王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

越反不聽而云反形已具有司非也瓚曰請論如法上赦以為

庶人傳處蜀青衣

至鄭

見彭王彭王為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

許諾與俱東至雒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

此自遺患

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關奏請族之士

乃可遂夷越宗族國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

席卷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

音喋喋猶踐也煞敵踐血而行孝文紀喋血京師是也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

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况王者乎彼無異

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其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

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索隱述贊曰

魏咎兄弟 因時而王 豹後屬楚

其國遂亡 仲起昌邑 歸漢外黃

往來聲援 再續軍糧 徵兵不往

菹醢何傷

蘇繡何物

抄來寶鏡

其國漢古

賤者只索

索劉表贊白

浴官而會其費以姑繡四而不

姑

良如所

音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史記九十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史記九十一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

索隱曰地理志廬江有六縣蘇林曰今為六安也布本姓英英國名也咎繇之

後布以少時有人相云當刑而王故漢雜事云布改姓黥以厭當之也

○正義曰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西南百三十三里按黥布封淮南王都六即此城又春秋傳六云與蓼咎繇

之後或封於英六蓋英後改為蓼也秦時為布衣少年有客相

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

而王幾是乎 徐廣曰幾一作豈駟謂幾近也○索隱曰臣瓚音幾楚漢春秋作豈是乎故徐廣云一作豈劉氏音祈祈

者語辭也人有聞者共俳笑之 索隱曰謂眾共布已論輸麗

山 正義曰言布論決受黥竟麗山作陵也時會稽郡輸身徒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

其徒長豪桀交通迺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為羣盜 索隱曰

也偶類也陳勝之起也布迺見番君與其眾叛秦聚兵 謂徒之輩類也

數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

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

江東會稽正義曰時會稽郡所理在吳閩閭城中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為

楚將迺以兵屬項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

梁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

正義曰薛古城在徐州滕縣界也聞陳王定死迺立楚懷王項梁號為武

信君英布為當陽君正義曰南郡當陽縣也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

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

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為上將范曾為末將項籍為

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為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及項籍

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為上將軍諸將皆屬項籍

項籍使布先涉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迺悉引兵涉河

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

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眾也項籍之引兵西至

新安正義曰新安故城在河南府澠池縣東二十二里又使布等夜擊坑章邯秦卒

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

軍索隱曰鄒氏云間音閑謂私也今以間音紀竟反間道即他道也猶若反間之義遂得入至咸陽布常

為軍鋒索隱曰案漢書作楚軍前簿簿者處簿項王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都

六漢元年四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為

義帝徙都長沙迺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

使將擊義帝追殺之柳縣

正義曰上丑林反今柳州有義帝冢及祠

漢二年齊王

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

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

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謂讓

漢書音義曰謂責也

召布布愈恐不敢

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

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不

利出梁地至虞

正義曰今宋州虞城也

謂左右曰索隱曰案謂隨何如彼等者

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

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

我之取天下可以百金隨何曰臣請使之迺與二十人

俱使淮南至因太宰王之

淮南王義曰淮南太宰作內主也

官之二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

為彊以漢為弱此臣之所以為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

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

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乃言之王王見

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

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

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彊可以託

國也項王伐齊身負板築

李奇曰板牆板也築持也

以為士卒先大王

宜悉淮南之眾身自將之為楚軍前鋒今迺發四千人

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
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驕音淮南之兵渡淮日夜會
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
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
而欲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
以漢爲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索隱曰負猶被
也以不義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
被其身
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
分卒守徼乘塞索隱曰徼謂邊境亭郭以徼繞邊陲楚人還兵
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張晏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
九百里迺得羽地○索隱曰梁

服虔曰梁在欲戰則不得攻城則方不能老弱轉糧千里

之外楚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

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徐廣曰恃一作罷言其已困不

音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

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

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臣非

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

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

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况淮南淮南必大王有

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

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

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

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

說布曰事已構索隱曰構成也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

漢并力索隱曰走音奏向也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

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

而攻下邑正義曰宋州碭山縣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

走漢恐楚王殺之故間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徐廣曰三年十

上方踞牀洗召布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

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正義曰高祖以布先分

王恐其自尊大故峻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其從官以悅其心權道也於是迺使人入九江

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

幸臣將眾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

成臯四年七月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漢五年布使

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

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

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為腐儒為天下安

用腐儒索隱曰腐音輔謂之腐儒者言如腐敗之物不任用也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

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

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

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廼以隨何為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為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

張晏曰欲有所會

布所幸姬疾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

徐廣曰賁音肥○索隱曰人姓名也

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為侍中廼厚餽遺

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

安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

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

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

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一作微驗淮

南王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

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廼赦

賁赫以為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為之奈何皆曰發

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為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

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

貴之漢書音義曰疏分也禹決江疏河是也○索隱曰尚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按裂地是對文故知疏即分也南面

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

韓信張晏曰往年前年同耳使文相避也言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

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

者其人有籌策之計可問上迺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

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

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

上曰何謂上計令尹對曰東取吳正義曰荆王劉賈都吳蘇州閩閩城也西取

楚正義曰楚王劉交都徐州下邳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

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

之粟索隱曰案大康地記云秦建敖倉於成臯又立庾故亦云敖庾也塞成臯之口勝敗之

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正義古歸重於州來國

越身歸長沙正義曰今潭州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桓潭新論曰世有圍碁之

戲或云兵是兵法之類也及為之上者遠碁疏張置以會圍因而成多

得道之勝中者則務相絕遮要以爭便求利故勝負狐疑須計數而定

下者則守邊隅趨作野以自生於小地然亦必不如察薛公之言上計

云取吳楚并齊魯及燕趙者此廣道地之謂中計云取吳楚并韓魏塞

成臯據敖倉此趨遮要爭利者也下計云取吳下蔡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趨作野者也上曰是計

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

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

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

公千戶索隱曰劉氏云薛公得封千戶蓋關內侯也迺立皇子長為淮南王上遂

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

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

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籌之東擊荆荆王劉賈走死富

陵正義曰故城在楚州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

僮間如淳曰地名也○索隱曰案地理志臨淮有徐縣僮縣○正義曰杜預云徐在下邳僮縣東括地志云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

北四十里古徐國也為二軍欲以相救為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

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為散地漢書音義曰謂散滅之地○正義曰魏武

帝注孫子曰卒戀土地道近而易敗散今別為二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

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斬

西會甄索隱曰上古外反下持瑞反韋昭云斬之鄉名漢書作蕤應劭音保非也○正義曰斬音機沛郡斬城也甄音遂瑞反

布兵精甚上迺壁庸城鄧展曰地名也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

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

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

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哀王徐廣曰表云成王臣吳芮

之子也驅案晉灼曰芮之孫固或曰是成王非哀王也傳誤也使人給布偽與亡誘走越故信

而隨之番陽索隱曰番陽鄱縣之鄉也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正義曰英

布家在饒州鄱陽縣北百五十二里十三步遂滅黥布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封貴

赫為期思侯正義曰期思故城在光州固始縣界諸將率多以功封者漢書曰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皇陶之

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索隱曰拔音白曷反疾也項氏之所

萬曆二十四年刊

京刊專二十一

萬曆二十四年刊

京刊專二十一

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為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

亦不免於身為世大僂禍之興自愛姬殖如媚生患竟

以滅國媚音冒媚亦妒也○索隱曰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如

誅為疑責赫與其姬妃有亂故至滅國所

索隱述贊曰

九江初筮

當刑而王

既免徒中

聚盜江上

每雄楚卒

頻破秦將

病為羽疑

歸受漢杖

責赫見毀

卒致無妄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史記九十一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其後史記九十二前大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正義曰楚川淮陰縣也始為布衣時貧無

行不得推擇為吏李奇曰無善行可推舉選擇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

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

晨炊蓐食張晏曰未起而林蓐中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

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正義曰淮陰城北臨淮水昔信去下鄉而釣於此諸母漂

曰以水擊絮為漂故曰漂母 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

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

吾哀王孫而進食蘇林曰如言公子也○索隱曰劉德曰秦末多失國言王孫公子尊之也張晏曰字王孫

音寺 萬曆二十四年刊 佳會英列傳三十一

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

帶刀劔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

袴下徐廣曰袴一作騰騰股也音同又云漢書作跨同耳○索隱曰騰音惟化反然尋此文作袴欲依字讀何為不通袴下即騰下

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正義俛音俯伏蒲北反市人

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仗劔從之居戲下徐廣曰戲一作

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

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

敖徐廣曰典客也○索隱曰李奇云楚官名張晏曰司馬也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

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

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

言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

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

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

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

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

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

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

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

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

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

曰事猶業也張

曰無事用信

萬曆二十四年刊

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
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
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
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
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
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
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
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
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
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

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音灼曰廢不收也○索隱曰喑

於鳩反噁烏路反咤直嫁反或作叱喑噁噁怒氣叱咤發怒聲孟康曰廢伏也張曼曰廢偃也然不能任屬賢將

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音凶于反○索

隱曰嘔音吁嘔嘔猶嘔嘔也漢書作姁姁鄧展曰姁姁和好貌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

有功當封爵者印刳弊忍不能予漢書音義曰不忍授此所謂婦人

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

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

遷逐義帝置江南亦背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

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

名雖為霸王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

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

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索隱曰劉氏云用東歸之兵擊東方之敵

此敵無不散敗也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三不

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

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二人痛入骨髓

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

豪無所害索隱曰案秋豪秋乃成玉逸注楚詞云銳毛為豪夏落秋生也除秦苛法與秦民約

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

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

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索隱曰案說文云檄一尺

書也此云傳檄謂為檄書以責所伐者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

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正義曰漢王從關北出岐

州陳倉縣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正義曰出函谷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

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

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

能西漢之敗卻彭城正義曰兵敗散彭城而退卻塞王欣翟王翳亡漢

降楚齊趙欲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

國即絕河關索隱曰今蒲津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

不下其八月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

晉索隱曰塞音先得反臨晉縣名在河東之東岸對舊關是也信乃益為疑兵漢書曰益張旌旗以疑敵者

萬曆二十四年刊 佳會集列傳三二

陳船欲渡臨晉

索隱曰劉氏云陳船地名在舊關之西今之朝邑非也按京兆有船司空縣不名陳船陳船者陳列

船艘欲渡河也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甌渡軍

徐廣曰甌一作缶服虔曰以木押縛罌甌以渡

韋昭曰以木為器如罌甌以渡軍無船且尚密也○正義曰按韓信詐陳列船艘於臨晉欲渡河即此從夏陽木押罌甌渡軍襲安邑臨晉同

州東朝邑界夏陽襲安邑

正義曰安邑故城在絳州夏縣東北十五里

魏王豹驚引

兵迎信信遂虜豹

索隱曰劉氏云夏陽舊無船豹不備之而防臨晉耳今安邑被襲故豹遂降也

定魏

為河東郡

正義曰今安邑縣故城是也

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

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闕與

徐廣曰音余駟案李奇曰夏說代相也○索隱

曰司馬彪郡國志上黨沾縣有闕與聚闕音葛又音媽與音余又音預沾音他廉反○正義曰闕與聚城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信

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

索隱曰案地理志常山石邑縣井陘山在西又穆天

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

索隱曰案地理志常山石邑縣井陘山在西又穆天

予傳云至于陘山之隧升于二道之磴是也

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

兵井陘口

正義曰井陘故關在并州石艾縣陘東十八里即井陘口

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

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

新喋血關與

索隱曰喋舊音軟非也索陳湯傳喋血萬里之外也如淳云殺人血流滂沱也韋昭音徒協反

今乃

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關其鋒不可當

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

漢書音義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

師

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

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二萬人從間

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關

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

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三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以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正義曰引兵入井陘狹道出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漢書音義曰傳令軍中使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葦山而望趙軍如淳曰葦音蔽依山白覆蔽○索隱曰案謂令從間道小路向前望見陳餘軍營即生仍須隱山自蔽勿令趙軍知也蔽者覆也楚漢春秋作甲山漢書作葦說文故云葦蔽者也從甲竹聲也誠曰趙見我

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

將傳殮徐廣曰音食也○索隱曰小飯曰食謂立駐傳食待破趙乃大食也曰今日破趙會食服虔

曰立駐傳食也如淳曰小飯曰食言破趙後乃當共飽食也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謂軍吏

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

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正義

曰綿蔓水一名阜將一名回星自并州流入井陘界即信背水陣陷之死地即此水也趙軍望見而大笑平

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正義曰恒州鹿

泉縣即六國時趙壁也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棄鼓旗走水上軍

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

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

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
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
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
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
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
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
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効首虜索隱曰如淳云効致
也晉灼曰効數也鄭玄注禮効猶呈見也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
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
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

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
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
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
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
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
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
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
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
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
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

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

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

必足用願効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

失之軍敗鄔下李音曰鄔音臠今高邑是身死泚上今將軍涉西河索隱曰西河當馮翊也○正義曰即同州龍門河從夏陽度者虜魏王禽夏說關與一舉而

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眾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

震天下農夫莫敢輟耕釋耒耨衣甘食索隱曰耨音鄒氏音耨美也恐滅亡不久故廢止作業而事美衣甘食一曰偷苟且傾耳以待命者如淳曰恐也慮不圖久故也漢書作美衣媮食

故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眾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

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

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

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

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

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

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

至以饗士大夫驛兵魏都賦曰肴驛順時劉逵曰驛酒也○索隱曰劉氏依劉逵作驛酒謂以酒食養兵

士也案史記古釋字皆如此豈亦謂以酒食驛六士故字從酉乎北首燕路正義曰首音狩向也而後遣辯

士奉咫尺之書正義曰咫尺八寸言其簡牘或長尺也暴其所長於燕正義曰暴音僕

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誼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

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

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

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為

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乃立張耳為趙王楚彭越奇

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

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苑葉間正義

曰宛在鄧州葉在許州得黥布走入城臯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

出城臯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

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卧内上奪

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

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

趙兵未發者擊齊文穎曰謂趙人未曾見發者信引兵東未渡平原

曰懷州有平原津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

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

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韋昭曰軾今小

車中隆起者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眾歲

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

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生即留縱酒罷備

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徐廣曰濟南歷城縣遂至臨菑田

廣以酈生賣已乃亨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

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

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

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

敗散正義曰近其室家懷顧望也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

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

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

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

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為止遂戰與信夾維水陳

徐廣曰出東莞而東北流至北海都昌縣入海○索隱曰維音維地韋理志維水出琅邪箕縣東北至都昌入海徐所引水經與此小不同韋

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

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渡水

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

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

正義曰城陽雷澤縣是也在濮州東南九十一里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

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

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為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

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張晏曰發信使者所齎書漢王大怒罵曰

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

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

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

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乃遣張良

萬曆二十四年刊 佳會集列傳三十二

往立信為齊王

徐廣曰四年二月

徵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

恐使盱眙人武涉

張華曰武涉墓在盱眙城東十五里

往說齊王信曰天下

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

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

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

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之甚也且漢王不

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

正義曰數色庚反

項王憐而活之然

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

以與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兵終為之所禽矣足下

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

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

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

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

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

執戟

張晏曰郎中宿衛執戟之人也

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

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

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

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

在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

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

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

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張晏曰背畔則大貴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

雄豪傑連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燦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

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

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

之功折北不救

張晏曰折劔敗也北奔北

敗滎陽傷城臯

張晏曰於城臯傷胃也臣瓚曰

謂軍折傷

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

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

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効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

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

趙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

正義曰鄉音向齊國在東故曰

西向為百姓請命

正義曰止楚漢之戰也

則天下風走而響應

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爲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廩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泝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廩陳澤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江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

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
 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
 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
 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
 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
 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
 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
 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
 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厮養之役者失萬乘
 之權守儋石之祿者

晉灼曰場雄方言海岱之間名罌為儋石斗
 石也蘇林曰齊人名小罌為儋石如今受給

魚石罌不過一二石耳一說一儋與一斛之餘○索

隱曰儋音都監石石斗也蘇林解為得之鮑音胎

闕卿相之位

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
 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

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

正義音商 其驥之跼躅 徐廣曰跼 一作躅也

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

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

索隱曰鄒氏 吟音三陸反

又音琴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

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

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

不聽已詳狂為巫

徐廣曰一本遂不用蒯通蒯通曰夫迫於細苛者不可與圖大事拘於臣虜者固無君王之意

說不聽因去詳狂也。○索隱曰：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

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徐廣曰：以齊為

平原千乘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

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張華曰：漂母家在泗南岸及下鄉南昌亭長，賜

百錢。曰：公，小人也。為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令出袴下

者，以為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

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離

昧家在伊廬。徐廣曰：東海胸縣有伊廬鄉。駟案韋昭曰：今中廬縣

云中廬在義清縣北二十里。本春秋時廬戎之國也。秦謂之伊廬。漢為中廬縣。項羽之將鍾離昧家在韋昭及括地志云皆說之也。素與

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

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

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

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

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

曰：斬昧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

擊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

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

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

兔死良狗亨。張晏曰：狡猶猾。○索隱曰：吳越春秋作高鳥盡良

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

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
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
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
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上常從容
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
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
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
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
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爲鉅鹿守

徐廣曰表云爲趙相國將兵守代也

辭於淮

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
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
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
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
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
使人至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
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
報其舍人得罪於信

索隱曰案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姚氏案功臣表云悼陽侯樂說淮陰舍人告信反

者未知孰是

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

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

言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彊入賀
信入吕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正義曰長樂宮懸鍾之室信方

斬之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
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
之問信死亦何言吕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
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
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
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
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
之綱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

鹿天下共逐之

張晏曰以鹿喻帝位也

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

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
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
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置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
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
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
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
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
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

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索隱述贊曰

君臣一體

自古所難

相國深薦

策拜登壇

沉沙決水

拔幟傳殮

與漢漢重

歸楚楚安

三分不議

偽遊可嘆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史記九十二

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史記九十三

韓王信者

徐廣曰一云信都。索隱曰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恐謬也。諸書不言有韓信都。案韓王信初為韓司徒後訛云申

徒因誤以為韓王名耳。

故韓襄王孽孫也

張晏曰孺子為孽。索隱曰何休注公羊以為孽賤子猶樹之有孽

牛也。漢書朝錯云孽子悼惠王是也。

長八尺五寸及項梁之立楚後懷王也燕

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諸公子橫陽君

成

為韓王

徐廣曰二年六月也。都陽翟。

欲以撫定韓

故地項梁敗死定陶成犇懷王沛公引兵擊陽城

正義曰河

使張良以韓司徒

徐廣曰他本多作申徒申與司徒聲相近字也。由此雜亂耳。今有申徒云是司徒之後言

司聲轉為申。

降下韓故地得信以為韓將將其兵從沛公入武

關沛公立為漢王韓信從入漢中迺說漢王曰項王王

諸將近地而王獨遠居此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跋

而望歸及其鋒東嚮文穎曰鋒銳欲東向○索隱曰跋音企起也鄭氏云鋒軍中將士氣鋒韋昭曰其氣鋒

銳欲東也○正義曰跋音岐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廼許信為韓

王先拜信為韓大尉將兵略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

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就國更以為列侯徐廣曰元年十一月

誅成駟索漢書曰封為穰侯○索隱曰地理志穰縣屬南陽及聞漢遣韓信略韓地廼令故

項籍游吳時吳令鄭昌正義曰項籍在吳時昌為吳縣令為韓王以距漢

漢二年韓信略定韓十餘城漢王至河南韓信急擊韓

王昌陽城昌降漢王廼立韓信為韓王徐廣曰二年十一月常將韓

兵從二年漢王出滎陽韓王信周苛等守滎陽及楚敗

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亡復歸漢漢復立以為韓王竟從

擊破項籍天下定五年春遂與剖符為韓王王潁川明

年春徐廣曰即五年之二月駟索漢書曰六年春上以韓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

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廼詔徙韓王信王

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李奇曰被音被馬也匈

奴數入晉陽正義曰并州去塞遠請治馬邑正義曰朔州上許之信乃

徙治馬邑秋匈奴冒頓大圍信索隱曰冒音墨又云莫報反信數使使胡

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

信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

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正義曰潞州縣斬其將王喜信亡走

匈奴與其將白土人張晏曰白土縣名屬上郡曼丘臣王黃等立趙苗

裔趙利為王復收信敗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

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正義曰廣武城在代州雁門縣界也

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正義曰

州縣後復破之匈奴復聚兵樓煩正義曰雁門郡樓煩縣西北漢令車

騎擊破匈奴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上

谷正義曰今媯州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

至平城正義曰朔州定襄縣是也上出白登服虔曰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地若丘陵也

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厚遺闕氏正義曰於連反又音燕氏音支單于嫡妻也闕氏乃說冒頓曰今得

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騎稍引去時

天大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

者全兵漢書音義曰言唯弓矛無雜杖也請令彊弩傳兩矢外嚮索隱曰徐

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

韓信為匈奴將兵往來擊邊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誤

陳豨十一年春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蘇林曰代地也○正

義曰故城在朔州定襄縣北距漢漢使柴將軍擊之鄧展曰柴奇也○索隱曰柴奇晉灼云奇武之子應劭說為得此時奇未為將

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畔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

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韓王信報曰陛下擢僕起閭巷

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榮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

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

也今反為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

蠶無一罪身死亡文穎曰大夫種范蠡也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

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償於吳也索隱曰蘇林曰償音奮張晏曰償僵仆也○正義曰信知歸漢必死故引子胥以為辭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貸蠻夷僕之

思歸如痿人不亡起索隱曰痿音耳誰反舊音耳聾反於義為疎張楫曰痿不能行哀紀云帝即位痿痺

是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

王信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頽當城漢書音義曰縣名卓昭曰在匈奴

生子因名曰頽當韓太子亦生子命曰嬰至孝文十

四年頽當及嬰率其眾降漢漢封頽當為弓高侯地理志河

間有弓高縣也○索隱曰漢書功臣表屬榮陵○正義曰滄州縣也

嬰為襄城侯索隱曰案服虔云縣名功臣表屬魏

都吳楚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徐廣曰謚曰壯傳子至孫孫無子

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徐廣曰表云嬰子澤之元朔四年不敬國除頽當薛子孫

韓嫣漢書音義曰音鄢陵之鄢○索隱曰音偃又一言反又休延反並通貴幸名富顯於當世

其弟說再封數稱將軍卒為案道侯子代徐廣曰名長君歲餘

坐法死後歲餘說孫曾徐廣曰長君之子也○索隱曰案博物志字季君也拜為龍維

侯續說後索隱曰維五格反作維音洛龍維縣名○正義曰史記表衛青傳及漢書表云韓說元朔五年從大將軍有功封龍

維侯以酎金坐免元封元年擊東越有功封按道侯征和二年孫子曾復封為龍頽侯漢書功臣表云武後元年說孫紹封龍頽侯漢表是也

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

愛如淳曰親謂父也

及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

家及高祖盧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

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高祖為布衣時

有吏事辟匿盧綰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盧綰

以客從入漢中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

從出入卧内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

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綰綰封為長安侯長安故

咸陽也

正義曰秦咸陽在渭北長安在渭南蕭何起未央宮處此

漢五年冬以破項籍乃

使盧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

李奇曰共敖子

七月

還從擊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

而王者七人欲王盧綰為羣臣缺望

如淳曰缺音辭別之缺望猶怨也贊曰缺謂相

缺而怨望也韋昭曰缺猶冀也○索隱曰缺望猶怨望也又音企韋昭音冀

及虜臧荼乃下詔諸將

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為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盧綰

皆言曰大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

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廼立盧綰為燕王諸侯王得幸

莫如燕王漢十一年秋陳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豨

兵燕王綰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奴

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張勝至胡

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

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

也今公爲燕欲急滅豨等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爲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實得長王燕卽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爲然乃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縮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爲者燕王寤乃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爲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令久亡

晉灼曰使陳豨久亡畔

連兵

勿決漢十二年東擊黥布豨常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縮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高祖使使召盧綰稱病上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縮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吕后計今上病屬任吕后吕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迺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爲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燕王縮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盧綰遂將其衆亡入匈奴匈奴以爲東胡盧王縮爲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爲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綰妻

亦病死孝景中六年盧綰孫他之以東胡王降

如淳曰為東胡王來

降也漢紀東胡烏丸封為亞谷侯

徐廣曰亞一作惡○正義曰漢表在河內

陳豨者宛胸人也

索隱曰地理志屬濟陰下又云梁人是褚先生之說異也○正義曰宛胸曹州縣也太史公云

豨梁人按宛胸六國時屬梁

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高祖七年冬韓王信

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乃封豨為列侯

徐廣曰功臣表曰陳豨以特將卒五百人

前元年從宛胸至霸上為侯以淤擊將軍別定代已破臧荼封豨為陽夏侯

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

兵邊兵皆屬焉豨常告歸過趙趙相周昌見豨賓客隨

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如布衣交

皆出客下

正義曰言屈已禮之不用富貴自尊大

豨還之代周昌迺求入見

上具言豨賓客盛甚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

覆案豨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事冬連引豨豨恐陰令

各遣使王黃舅丘臣所

正義曰二人韓王信將

及高祖七年七月太

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

為代王劫略趙代上聞迺赦趙代吏人為豨所誑誤劫

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

邯鄲知其無能為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

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

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為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

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

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為將左右

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

魏武帝奏事曰令邊有小警輒露檄插羽飛羽檄之意也駟案推此言則以鳥羽插檄書謂之羽檄取其急速若飛鳥也未有至

者今唯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尉趙

子弟皆曰善於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黃舅丘臣皆故

賈人上曰吾知之矣迺各以千金購黃臣等十一年冬

漢兵擊斬陳豨將侯敞王黃於曲逆下正義曰定州北平縣東南十五里蒲陰故

城是也破豨將張春于聊城正義曰博州縣斬首萬餘大尉勃入

定太原代地十二月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

垣降卒罵者斬之不罵者黥之更命東垣為真定王黃

舅丘臣其麾下受購賞之皆生得以故陳豨軍遂敗上

還至洛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迺從山南有之遠迺立

子恒為代王徐廣曰十一年正月都中都止義曰中都故城在汾州于遙縣西南十二里代鴈門

皆屬代高祖十二年冬樊噲軍卒追斬豨於靈丘正義曰蔚

是州

太史公曰韓信盧縮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微一時權變

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疑疆

大外倚蠻貊以為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

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

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之疵瑕頗起

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索隱述贊曰

韓襄遺孽

始從漢中

剖符南面

徙邑北通

顏當歸國

龍頷有功

盧縮親愛

羣臣莫同

舊燕是王

東胡計窮

韓王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

史記九十三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史記九十四

田儋者狄人也

徐廣曰今樂安臨濟縣也○正義曰淄州高苑縣西北北狄故縣城

故齊王田氏

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彊能得人

索隱曰儋子市從弟

榮榮子廣榮弟橫各通為王榮并王三齊

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

北至狄狄城守田儋詳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

奴服虔曰古殺奴婢皆告官儋欲殺令故詐縛奴而以謁也

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

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

立為齊王

徐廣曰二世元年九月也

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

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

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儋將兵救魏

徐廣曰二年六月

章邯夜銜枚

擊大破齊魏軍殺田儋於臨濟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走東阿齊人聞王田儋死廼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齊王田角為相田間為將以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廼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廼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間前求救趙因留不敢歸田榮乃立田儋子市為齊王徐廣曰二年八月榮相之田橫為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廼肯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

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假田間以項齊齊曰蝮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何者蝮螫於身也

應劭曰蝮一名虺螫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致死○索隱曰蝮伏反螫音臞又音釋○正義曰按蝮毒蛇長二三丈嶺南北有之蝮長一二尺頭腹皆寸首大如擘手大指也音步歷反今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文穎曰言將亡身非手足憂也墳曰於楚趙非手足之親何故不殺且秦

復得志於天下則齟齬用事者墳墓矣如淳曰齟齬猶齟齬音紇齟側齒齬也○正義曰按秦重得志非但辱身墳墓亦發掘矣若子胥鞭荆平王墓一二云墳墓言死也楚趙不聽

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項羽既存趙降章邯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廼

徙齊王田市更王膠東治卽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爲齊王治臨淄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項羽立田安爲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旣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田都亡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項王彊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迺亡就國田榮怒追擊殺齊王市於卽墨還攻殺濟北王安於是田榮迺自立爲齊王盡并

三齊之地

索隱曰田市王膠東田都王齊田安王濟北

項王聞之大怒迺北伐齊

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

徐廣曰三年正月正義曰平原德州也

平原人殺榮

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

徐廣曰立故王田殷也

齊人相

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

徐廣曰假走楚楚殺之正義曰城陽濮州雷澤是

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

聞之迺釋齊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榮陽

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

徐廣曰四月

立田榮子廣爲齊王

而橫相之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於相橫定齊三年漢

王使酈生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爲然解其

歷下軍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初使華無傷田解

軍於歷下以距漢漢使至廼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燕用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酈生賣已而亨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徐廣曰高作假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徐廣曰四年十一月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為齊王還擊嬰敗橫之軍於高郵下晉灼曰泰山贏縣也。正義曰故贏城在兗州博城縣東北百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且為漢且為楚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

膠東使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正義曰千乘故城在淄川高苑縣北二十五里

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為齊假王徐廣曰二月也漢因而立之後歲餘

漢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以彭越為梁王田橫懼誅而

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韋昭曰海中山曰島。正義曰按海州東海縣有島

山去岸八十里高帝聞之以為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

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為亂廼使使赦田橫罪而召

之田橫因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為

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島中使還

報高皇帝廼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

敢動搖者致族夷廼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

橫來大者王小者迺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迺

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如淳曰四馬下足為乘傳未至三十里至尸

鄉廐置應劭曰尸鄉在偃師墳曰廐置置馬以傳驛也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

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

為天子而橫迺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

吾豈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

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

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

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正義

曰奉音捧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

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

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正義曰齊田橫墓在偃師西十

五里崔豹古今注云薤露蒿里送哀歌也出自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而作悲歌言人命如薤上露易稀滅至李延年乃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

使挽逝者歌之俗呼為挽歌既葬一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

下從之高帝聞之迺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

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

於是迺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

韓信田橫蒯通者善為長短說索隱曰言欲令此事長則長說之短則短說之故戰國策亦名曰短長書

也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漢書曰號為雋末求一作求。通索隱曰書名也雋音松充反

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

索隱曰言天下非無善畫之人而不知圖畫田橫及其黨慕義死節之事何故哉歎畫人不知畫此也

索隱述贊曰中刺刺名之至慎聞田橫亦嘗自錄

秦項之際 天下交兵 六國樹黨 聞其結

自置豪英 田儋殞寇 立市相榮 皆自

楚封王假 齊破酈生 兄弟更王 弟門人

海島傳聲 王春卿表田儋 弟門人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豈不賢史記九十四 而其

